

街面忆往

广仁路闲话

小非

一

那时候我住在小太平街，巷子局促狭窄，长还不到二百米，说成“街”似乎有些虚美。街北边背倚著名的烟台山，西边紧靠热闹的朝阳街，出门后顺着小巷向东一绕，几分钟就可抵达海岸路。如果悠闲，走得略微远一点，就是颇有些讲究的广仁路了。

彼时海岸路北头的烟台山宾馆还不叫金海岸大酒店，也不是现在的模样，有点老旧，不过门口有块牌子却给人无限的遐想：烟台市人民政府交际处。

海岸路后来变成了美丽的滨海广场，大海的波涛依然是千年不变的声音。那时候我是个教书匠，寒暑假是最惬意的时光，尤其盛夏，整日扑在大海湿润的怀抱里，舒服得像一条快乐的鱼。

1983年暑假，同学李大健从不算遥远的即墨，调到了海岸路上的八中，蜗居在他夫人单位的阁楼上。那里就是著名的话剧团，位于广仁路24号，晚饭后我常去聊天。

老烟台的文化事业向来发达。旧式军人，很多对文化的重要性有良好认知。1930年冬，军阀刘珍年在烟台各界捐资筹建的图书馆落成典礼上演说，希望多预备浅近的书籍，以备大多数穷困的民众阅看……

有了这种文脉延续，新中国建立不久，烟台专区文工团应运而生，1960年文工团又成立了时髦的话剧团。1974年文工团撤销后，话剧队保留下来升格为地区话剧团，可见地位之重要。

二

我在自行车厂当工人时，电镀车间化验室有位在六十八军战士演出队当过兵的工友范德利，人们说他，有眼的就会吹，有弦的就会拉，很有些文艺范儿，嘴巴里掰乎的也是一套一套的。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对我说，下班后我带你去见见陈美娜！



陈美娜(左) 杨小燕

我不知其为何人，听名字当为美女，愿意一睹芳容。下班后，我们跨上自行车，冲下通伸港后他才告诉我，她是话剧团的，咱们得去广仁路。

到了话剧团门口，没想到老范平日神乎其神，此刻也只能在大门外等候。一会儿，传达室有人喊道，陈美娜，你的信！

我们瞪着双眼紧盯，只见夕阳下一位白皙的姑娘翩然而至，身材挺拔，亭亭玉立。由于在马路对面，容颜有些模糊，不过仅凭轮廓，就觉得宛若天仙。我对老范说，人家来了，还不快过去！

老范痴痴地站在那里，眼神有些发呆，一步不迈，一句不说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并不相识。多年后我与老范说起此事，依然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就这样，我走近了广仁路，最初的感

觉无非洋气些。后来才知道这条路颇有渊源，清代咸丰元年(1851)就动工修建。彼时缺少机械，拉拉杂杂延续了很长时日，初时也无具体名称。光绪十二年(1886)，盛宣怀出任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后，在芝罘创建了胶东最大的慈善机构“广仁堂”，道路缘此得名。

广仁路修建期间，适逢烟台开埠，由于与烟台山上诸多领事馆毗邻，东亚罐头、生明电灯、法国药材、新陆商行等名噪一时的企业纷纷落户其间，基督教青年会、广东旅烟同乡会等也紧随而至，道路两侧很快出现了许多西式或中西合璧式二层小洋楼，甚为繁华。

三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话剧团迎来了最后的高光时刻，《于无声处》后，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《万水千山》《雷雨》纷纷复排，不久又排演了《少帅传奇》，盛况空前。后来，电视剧横空出世，话剧很快落寞，如同失去了繁华的广仁路。

不过，傍晚的时候，话剧团院内的日式小楼，还会传出悦耳的钢琴声，引得人们驻足聆听。我虽然不懂得专业的欣赏，却能感受得到琴声的美妙。

李大健住进那个院子后，我有了进去的理由，不过话剧团的大门总是挂着锁，上面附着的小铁门，也常常紧闭。摇晃半天后，传达室的小窗打开了，一张黝黑的脸探了半个出来，询问了半天，好歹把我放了进去。

我嫌他啰嗦，大健告诉我，你可别瞧不起那个人，钢琴就是他弹的。我这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绪良，不禁肃然起敬。

文工团解散时，声乐队、舞蹈队除了王永泉、王火、杨小燕、陈美娜等留了下来，大都散到四面八方。乐队则并入了京剧团，彼时为“样板戏”年代，京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。话剧虽以对话为主，亦有少量音乐，李绪良的钢琴不可或缺，他就这样留了下来。

我认识李绪良时，话剧团几乎不演戏了，院子里显得很冷清，他也临近退休，成了看大门的。那里的钢琴在我们这座滨海小城尚属奢侈之物，如果放到今天，他办个钢琴训练班什么的，学生会挤破门往里涌。

我们慢慢熟悉起来，有时见他心情不错，我就会逗他说，李老师，弹一曲呗！他眼一斜，手向外一摆道，买个西瓜去！

西瓜吃完后，他把大门一锁，打开琴房，掀开那架黑色三角钢琴的盖子，一阵行云流水般的乐曲就从他的指尖滑动出来了。后来听说，团里日子不好过时，那架钢琴被新的领导卖给了青岛，懂行的人都十分惋惜。

四

同学矫健从上海探亲回来，送我一盘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著名交响乐《自新大陆》原版录音带。有一天，我提着卡式录音机显摆，请李绪良讲讲这首乐曲，他指着外面说，先去看电影。

广仁路西南不远的新中国电影院正在上映法国影片《苔丝》，散场后李绪良说，什么叫做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？闭着眼睛时，脑海里如果浮现出画面，乐曲你

就差不多听懂了。想想《苔丝》里许多场景中的音乐片段，我似有所悟。

返回途中，他在粮店买了斤湿面条，可能觉得拿在手上耽误说话时比划，直接放进了中山装的口袋里。刚才还是阳春白雪，转眼就是下里巴人，这个变化也太快了吧？

李绪良不以为意，依然滔滔不绝，告诉我他是孤儿，在青岛天主教堂唱诗班长大，在那里学会了管风琴。那座教堂位于青岛火车站附近，原来叫圣弥厄尔大教堂，1932年由德国人毕娄哈设计。

在院子里，我还遇到一位气质不凡的人，最初以为是团长仲济川，李绪良摇头道，他叫杨松林，是团里的美工，南京人，山师艺术系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后来转入新设立的山东艺专。之后又来到烟台，在中央美院首届油画研修班深造，看样子这是放暑假了。

后来我了解到，杨松林1984年进修结业后，直接当上了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，后来转任山东大学(威海)艺术学院院长。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，成就斐然。

更早的时候，也就是在烟台师专(现为鲁东大学)读书期间，同学矫健就带我去过那个大院。矫健十几岁就写出中篇小说《前进吧！火红的拖拉机》，破格选入话剧团当了编剧，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作家。当时故地重游，他不断与人点头致意或是说话。那些俊男靓女神采飞扬，我自惭形秽，矫健狡黠地冲我眨眨眼，然后悄声说道，咱们有文化！

那时囊中羞涩，下不起馆子，最后李七修出了饭票。他与矫健是好友，后来与我交情也不错，虽为演员出身，半路却拿起了笔；矫健也上过台，然而皆为“匪兵甲”。也就是说，我在话剧团真正熟悉的两位朋友，其实都是卖文为生的秀才。

五

李七修可谓“青年得志”，山东电影制片厂筹拍第一部电影《媳妇们的心事》时，从八一厂请来刘尚娴帮忙挑演员，那位《英雄儿女》王芳的扮演者一眼就相中了他，很快让其出演了男二号于传江。彼时，七修二十有六。

七修走上了文学道路也很有趣，1981年初秋，他从外贸抽纱公司得知了栖霞“棒槌花边”能手胡艳的事迹，二话不说，借了辆自行车就跑到大山深处，费尽周折找到了那位灵巧的姑娘。不久，他的报告文学处女作《一个中国农村姑娘在美国》就在当年的《山东青年》发表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新闻与报纸摘要”节目简要播发后，《中国青年报》《解放军报》紧接着全文转载。

刚刚到任的地委领导注意到了作者和故事的主人公，李七修不久就调到了文化局，胡艳也转为正式工人。

受到鼓舞的七修，很快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刊《时代报告》上频频亮相，尤以SOS儿童村为题材的《为了失去父母的孩子们》最受关注，《沉默是金》《一个人的GDP》等也引起不小的反响；不久又闯入小说领域，在《青年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时代文学》发表了《贿选》《父亲的悼词》《活法》等作品。

他的姐姐李玲修名气更大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各地动员家属还乡，其父李

苾臣服从大局。这位民国时期天津中建螺丝钉厂的厂长，满怀酸楚把夫人孩子送回了牟平老家。

阴差阳错，李玲修的转学证明误写为“休学”，一字之差，牟平一中不予接收，只能回天津重新开具手续，由此改变了命运。当时《平原游击队》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与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高占武的扮演者李亚林，恰在天津挑选演员，李玲修顺利考入长影演员剧团，三年后又进入沈空文工团，接着成为故事片《女飞行员》的主角杨巧妹，后来转业到了长影总编室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她的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等八部电影剧本有七部搬上了银幕，其中《花园街五号》获文化部1984年优秀故事片奖。后来她则以报告文学见长，《笼鹰志》获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；长篇小说《姑娘跑向罗马》也摘得了多个奖项，硕果累累。



李玲修(后排女子)、李七修(前排被怀抱者)全家合影

六

滨海广场完工不久，我在当年的广仁路溜达，寻找话剧团昔日的身影，那两座日式小楼尚在，只是人去楼空。巧的是，我在这里又遇见了七修，他当时是烟台电视台的大忙人。我懂他的心思，故意说了句，物是人非，昔日不在！

他接着感叹了一番，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，如今经常想起以前那些哥们儿姐们儿。话剧团当年挑选的大都是些人尖子，话剧撑不下去时，许多人到外地找出路，刚开始非常艰辛，甚至从装台拆台干起，然而底子摆在那里，怎么能掩藏得住呢？

譬如彼时最为出名的少帅扮演者王永泉，从拍摄《孔子》开始，先后在《闯关东》《父母爱情》等三十多部电视剧中担任执行导演，并且出演了很多有分量的角色。

曾经苦练台词的吴昔果，后来成为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姜文、吴宇森等多部影片的第一副导演，还在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的昆汀·塔伦蒂诺的影片《杀死比尔》中出任中方导演。

话剧出身改行声乐的于联华，调到山东歌舞剧院后，音乐天赋得到了极大发挥，成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，不仅获得了国家表演类最高奖项文化部“文华奖”，还当选过山东省文联副主席。

与其相反，王火则是声乐出身改行话剧的，后来再次转型，担纲了《琅琊榜》《北平无战事》等电视剧的美工，干什么像什么。

他们都是从广仁路走出去的……去年秋天，《中国作家》第九期刊载了七修的电影文学剧本《地上地下》，他送给我时慨叹，我现在还真的有点怀念广仁路那些日子了。

我笑着说，你那是怀念青春，我们都老了。